



天津教父

贾鸿彬 著

天老大，
地老二，袁文会是老三！

中国长安出版社

天津教父

贾鸿彬 著

天老大，
地老二，袁文会是老三！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津教父/贾鸿彬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53-1161-6

I. ①天… II. ①贾…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8734 号

责任编辑: 王钦仁
装帧设计: 瞿中华

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 编: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编辑电话: 010-57350507

门市电话: 010-57350370

印 刷: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75 × 975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87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31.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57350337

目 录

- 第一章 月下“咕咚” _001
- 第二章 聪明猫 _008
- 第三章 教训 _015
- 第四章 美人遭劫 _019
- 第五章 夜闯虎穴 _023
- 第六章 刀把子 _026
- 第七章 乞丐年 _030
- 第八章 开溜 _034
- 第九章 撞上大运 _042
- 第十章 遭劫反劫 _049
- 第十一章 本能 _057
- 第十二章 恶更恶 _062
- 第十三章 摆平 _068
- 第十四章 臭虫烟枪 _079
- 第十五章 强娶 _081
- 第十六章 头上有点绿 _087
- 第十七章 斩绿 _091
- 第十八章 做嘛都不如做官 _100
- 第十九章 陷阱 _104
- 第二十章 邂逅 _110
- 第二十一章 搅局 _119
- 第二十二章 黑旗队 _125
- 第二十三章 折一员大将 _131
- 第二十四章 恭敬加武装 _135
- 第二十五章 强霸脚行 _143

第二十六章	八国联军 _147
第二十七章	水寇擒水寇 _154
第二十八章	梦回旧雨客栈 _162
第二十九章	栽赃 _165
第三十章	绑票 _172
第三十一章	重炒旧丽人 _180
第三十二章	翻云覆雨 _186
第三十三章	天津事变 _196
第三十四章	清理门户 _201
第三十五章	连夺码头 _209
第三十六章	求墨宝 _217
第三十七章	军阀死后出血 _225
第三十八章	掌控人力车公会 _231
第三十九章	醉霸满彩霞 _237
第四十章	逃亡 _246
第四十一章	连环计 _251
第四十二章	特务队队长 _259
第四十三章	摧残 _262
第四十四章	除掉“吴部队” _275
第四十五章	“袁部队”灭亡“李部队” _284
第四十六章	请君入瓮 _292
第四十七章	倒在白牡丹下 _297
第四十八章	后路被断 _302
第四十九章	“咕咚”落地 _307

第一章 月下“咕咚”

蓟运河畔七里海一带，地势低洼，十年九涝，地皮上净是白森森的碱面子，庄稼难以收获，穷得连大姑娘都没有裤子穿。七里海东北部，有块高地，却是一片宜梨之地。这里长出的鸭梨，个大、皮薄、核小、水丰、肉酥、味甜，早在明朝时即列为贡品，闻名大江南北。

秋天来了，十六岁的袁文会赶车远行。

三辆篷子车，前两辆装的是鸭梨。袁文会手执长鞭，赶着第二辆车。第一辆车的执鞭人，则是他的父亲袁小头。他是闻名七里海的梨树行家，再蔫的梨树，到了他手里，不出三年，定会繁花点点、硕果累累。

马车从七里海出发，越过蓟运河，驶上宝坻县通往天津城的官道，一路西行，过潘庄、西堤头、大毕庄，直驶天津城海河码头。在天津城日租界与南市交界处有一个芦庄子中局脚行，紧靠着码头，北方各地的鸭梨都是送到这里，然后由中局脚行组织人卸车装船，运往江南。

从十三岁那年起，袁文会就跟着父亲一同赶天津城，每年秋天一次。十六岁的这次远行已是他的第四次远行，但却比任何一次都令他亢奋。

拖着长长红缨子的马鞭在手中举着，每抬一下脚，他都力求比奔驰的枣红马更加矫健。许多次转身，他都迅速地瞟一眼身后的那辆篷子车，也就是第三辆篷子车。

他的兄长袁文富赶着的这辆车子上坐着余老万，他是宝坻县最大的财主，每一任县长上任，都要来拜会他。

余老万家有多少梨树，他自己也说不清。除了七里海外，蓟运河、大白水河两岸十几个村子的梨树也全是他的。一到春天，梨花开时，玉

树琼枝连绵，芬芳温馨漫天，如雪落原野，似花海无边。因有袁小头的侍弄，余老万的鸭梨产量在整个天津城的码头上年年雄居第一，江南的果品栈每年都企盼他的鸭梨早早到来。

今年天气好，鸭梨没受着旱，更没受着涝，小虫子也比往年少许多，鸭梨个个长得都像少妇的丰乳，又大又白又嫩，产量比前一年能翻一番，余老万看着枝头硕果，心里比新娶小老婆还畅快。

而令袁文会一路亢奋的，倒不是余老万的鸭梨丰收，而是和余老万同坐在一辆车中的余欣怡余家大小姐。

余欣怡芳龄十八，已许配给宝坻县城南面一刘姓财主家。刘公子因母丧守孝未滿，尚未娶她过门。她早听说天津城天后宫等处热闹非凡，很想前往一游，但父亲屡屡不允。今年因鸭梨空前丰收，父亲心中高兴，她一开口，就答应了。

所以，余欣怡带着贴身丫环宛儿，和余老万一同坐上第三辆篷子车，欢天喜地奔天津城。

余欣怡身材高挑，皮肤洁白，体态丰腴，往那一站，如同一只熟透了的大鸭梨，白嫩，水灵，让袁文会忍不住口渴心躁。两年前进入余家的深宅之中，袁文会暗睹她的芳容，浑身就是这种感觉。

那天夜里，袁文会睡在梨园深处的窝棚之中，老是想吃鸭梨，但那时刚进六月，鸭梨只有鸡蛋大，又酸又涩。他吃一个扔一个，直到嘴麻木得难以张开。不知什么时候，他才睡去。但鸡鸣时，他又醒来了。他的胯间已湿了一大片，用手一摸，黏黏的，他的眼前又闪过余大小姐的芳容。

这是他的第一次喷发，是在睡梦之中完成的。

第二天一早，父亲看见满地的鸭梨疙瘩，抄起一根树枝劈头盖脸地打下，打得他一身鸭梨疙瘩。

三辆马车屯屯地行着，袁文会在黄尘中奔着，如同一只灰老鼠，浑身灰乎乎的，只有一对大眼睛贼亮。透过漫漫的黄尘，这对贼亮的大眼睛越过后马匹的髭鬃，碰在严严实实的车篷子上，篷口的帘子紧闭。

每一天清早上路，袁文会都想走到前面去替换下赶第一辆车的父

亲，他觉得，这位平时向来作风干练、做事果断的父亲，在这个秋天里的行动是那样地迟缓，步履是那样地沉重。

“爸，今天要快点了！”

“哪天也不慢呀！这几天，哪天不是太阳高高的就到客栈了？”

袁文会想想，情况的确如此。但他心里就是觉得慢。

每天到了客栈，袁文会就能看见余欣怡从后面的马车上袅袅婷婷地走下来，嗅到她走过后留下的淡淡的馨香。

在客栈中，袁文会总是睡在院子里。看着马厩里的马匹和身旁的篷子车。秋月之下，他像马一样竖着耳朵，倾听余欣怡和宛儿住着的那间房屋里发出的窸窣窸窣声响。

两个夜晚过后，袁文会惊喜地发现，余欣怡是个极爱洁净的人，每天吃过晚饭，她都要宛儿侍候着上上下下清洗一番。

也难怪，马和车卷起的尘埃太大了，袁文会每晚在马厩里冲澡时都发现，封闭得异常严密的裤裆里都布满了尘埃。他想，余大小姐的秀发丛中和那裹得很严的洁白的胴体上，不用说也落满了灰尘。那如同大鸭梨一样白嫩的小姐在洗澡时是麻样子呢？白天和黑夜，这问题都像巨蟒一样缠在袁文会的心头，越缠越紧。

无法睡去，袁文会就爬起来，悄悄地走到余大小姐和宛儿住着的房间窗下，贴着窗儿细听里面的动静。

夜早已深了，余老万早已睡去，爸爸和哥哥也早已睡去，连客栈里的老板和茶房都已睡去。没有人知道，一个少年，十六岁的少年，在皎洁的月光下，心头被一条巨蟒缠绕，在屋檐的阴影下倾听着关于少女的声音。

可是，窗纸太厚了，里面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缓缓地渗入他耳中的，是蟋蟀那幽长而孤寂的叫声。这幽长而孤寂的叫声似乎早就在他的心底沉着，顺着这秋夜如水的月光，又缓缓地漂浮上来。

没有风，这幽长而孤寂的叫声就那么漂浮着，一动不动。

许久，袁文会伸出舌头，舔了舔窗户上的纸。他想舔破那纸，让余大小姐的睡梦从破洞中流淌出来，流到这似水流银的月光之下，流淌到他的怀中。

回到马车旁，父亲早已沉睡。他从铺盖中摸出那只竹箫，轻轻地跨出院门，在旷野中吹奏起来。蟋蟀的鸣声被覆盖起来，而向四面漫去的箫声更加幽长而孤寂。

和生性木讷、每日里只知埋头做活、很少说话的父亲袁小头截然相反，袁文会生性好动。他讨厌跟在父亲后面一棵树一棵树地转悠，没完没了地整枝、打杈和逮虫。他喜欢和梨园里那帮穷佃户的子弟在一起嬉闹，喜欢在梨树间打着唢呐飞奔，渴望骑上一匹高头大马，驰向远方，渴望让余老万这样的大财主见着他就俯身叩首。

当然，喜欢的还有很多，渴望的也还有很多。

有一天，袁文会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一只竹箫，装模作样地拨弄数日，竟也就有流水般的乐曲流淌出来。许多夜晚，梨园都被他的竹箫笼罩着，人们置身其中，常觉被一种力量牵引着走进了秋天的深处，无数的秋虫在鸣着，鸣声幽长而孤寂。

梨园里的那帮佃户都很奇怪，袁文会小小年纪没有投师，也认不得几个字，何以能把一支竹箫吹得如泣如诉、百转千回呢？他的父亲也好生奇怪，这孩子似乎错了种，平日言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古里古怪的念头，全然不像自己呢？

第三天傍晚，十五匹高头大马拉着的三辆篷子车，停在了天津城日租界与南市交界处的芦庄子码头。这一夜，余老万一行宿进海河旁的旧雨客栈。旧雨客栈是余老万前些年买下的，平时只有一个茶房照应，有没有客人无关紧要，主要是为了秋天卖梨时供余老万等人吃住，如同当今的驻省办事处。

天津市一带古为退海之地和黄河故道淤成的陆地，境内河道纵横。横贯天津市区的海河，就是由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北运河等在天津市西交汇而成，所以天津有“九河下梢”之称。

因系水陆咽喉之地，元、明、清三代，天津城一直是漕运枢纽，京城门户。自18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列强在向中国的扩张侵略中，即对这里虎视眈眈。1856—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之后，英、法、俄、美等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天津条约》、《北京条

约》，天津城被迫开辟为商埠，并于 1860 年在天津城划定外国租界。

自 1860 年至 1900 年的四十年间，天津先后设置了九个国家的租界，即英、法、美、德、日、俄、意、奥、比九国租界。九国租界的总面积为 23350.5 亩，面积相当天津城旧城的八倍。这些租界位于海河两岸，把航运要道全把持了。外国人见海河航道有利可图，纷纷在沿岸大建码头。四十年间，建起了六十多座码头。

天津城原来就是南来北往货物的集散地、中转站，一时间，运输更加繁忙，各种脚行便应运而生。每个脚行有几十、上百乃至上千的脚夫不等，能搬运各种货物，小到从内地运来的鸡毛、鸭毛，大到外洋运来的几吨、十几吨重的机器，脚夫们靠手抬、肩扛，全部能把它们卸上岸或装上船。因而，脚行是码头上极具实力的组织。

余老万十几年前就和脚行的把头打交道，芦庄子码头中局脚行的把头袁八是他的老相识。这几年的鸭梨都是由中局脚行卸车装船的。

由于年年送鸭梨至此，余老万在此有许多熟人，各方面路径都要通，少不得要一一拜访。且今年又非比往年，鸭梨的产量特别高，要想走得顺畅，更需要各方面多加关照。

吃完晚饭，袁文会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在马厩里冲洗，而是沿着海河北上，来到一僻静处，脱光衣服，跳到海河中狂洗一番。中秋节已过了四五天了，河水凉得有点刺人，而这几天心中一直火烧火燎的，此刻正好降降温。

连日里屈在马厩里冲澡，总有些施展不开，老是有没有洗净的感觉。这会儿置身一河碧水之中，倒觉得清爽异常。月亮升起后，袁文会爬上岸，小心穿好衣服，哼着小曲归来。

海河边的这座旧雨客栈坐北向南，前面是一个大院子，正房后面还有分割成小块的小院子。住在正房中的人，打开后门，就进入了自己独自拥有的一块小天地。

大概和袁文会连日来屈身马厩冲澡难以冲干净一样，住惯了深宅大院的余欣怡连日来在沿途客栈的低矮房子里洗澡也深感别扭，规模颇大的旧雨客栈，让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向威严的父亲余老万连晚饭都没吃就走了。临走时父亲叫人在旧雨客栈外的馆子里订下了几

样可口的菜肴，送过来让她和宛儿美餐了一顿。

这一顿饭吃得时间很长。余欣怡仿佛是要把漫漫旅途间那些顿不如意饭菜全补吃回来。当月亮升起时，她才放下筷子。宛儿忙着招呼茶房将碗筷收拾去。

接着，馆子里又送来了一担热水，这也是余老万临走时交代的。他知道，女儿今晚除了要美餐一顿外，还要上上下下地洗浴一番。这一点，她秉承了她母亲的习惯，他很喜欢。

余老万万没有想到，女儿如此放浪，她竟然让宛儿把那担热水全弄到了后面的小院，又把屋内的一张大木盆也移进小院中。两个大姑娘锁死了前面的门，然后脱得赤条条的，在客栈后面的小院子里洗浴起来。

开始，她们洗得小心翼翼，连水响都怕弄出来。但是，洗着洗着，她们就渐入佳境，把其他一切都忘掉了。

月亮已升高，它的目光从房檐上爬下来，丝丝缕缕，试着往两位裸体少女的身上爬去。两位少女搅得水花飞扬，嬉闹声和水声交织在小院的墙头上蹦跳。

从不远处归来的袁文会走近小院，立刻从墙头上捕捉到了那蹦跳的影子。他小心地避在墙下的阴影之中，细细倾听。不错，是余大小姐和宛儿，她们又在洗澡了，和前几个夜晚一样，她们撩起的水声像一丝丝火苗，把他刚在冷水中浸泡过的心又撩得热辣辣起来。

他发现，身边有棵梧桐树，离院墙二尺来远，合抱之粗。顾不得多想，他像是一只猢狲，无声无息地爬上了那棵梧桐树。

时过中秋，梧桐的叶子已落去不少。不过，稀疏的叶间依旧可以勉强藏身。

在一个大树杈上骑稳，看见两个赤身裸体的少女正坐在木盆边。湿漉漉的长发披在她们的脑后，如同缕缕长丝，在月下不时泛着光儿。

余欣怡丰腴的身子轮廓分明，滚圆的肩头，挺拔的双乳，丰满的臀部被月光镀上了一层银色，朦朦胧胧的。袁文会揉了揉那对贼亮的大眼睛，想看得更真切一些，但下面依然是朦朦胧胧的。

贼亮的大眼睛转了又转，袁文会决定顺着那根树杈再往前移，或许

能看得更真切些。

他竭力保持动作的轻盈，但还是震落了几片树叶，其中有一片落到了余欣怡的身上。

余欣怡抬头看了看上面，见从院外伸进来的梧桐树枝在轻轻地摇晃，不由打了个冷战。

“宛儿，起风了，我有些冷，回屋吧。”

“小姐，你先披上这毯子。”

说着，余欣怡站起身。袁文会果然看得清楚些了，这位小姐的腰很细，肚皮很紧，那挺拔的双乳上，乳头隐隐有些红色，似正在熟透的樱桃。

可惜，宛儿已拿过一床毯子，将鸭梨般白嫩的身躯裹上，两人袅袅婷婷地进屋去了。

袁文会僵在了树杈之上。

要是能再出来一下就好了。

谁也没有出来。

袁文会有些失望。

月亮已爬过客栈的房顶，离树杈上的袁文会越来越近了。下面的院子里亮起来，那个大木盆中的剩水泛着青光。袁文会感到有一丝凉意。

幽长而孤寂的蟋蟀之声从远处传来，喧嚣的码头开始静下来。不远处的海河上，似乎有猜拳行酒令的声音传来。

袁文会若有所失，虽然依依不舍，却也只好移动身子，准备从原路返回。

他的双腿缠在树杈上太久了，此时才感到麻木透了，连伸一下都很困难。好不容易抬起来，手却一滑，整个儿人从树枝间突然掉下。

“咕咚！”

袁文会稳稳地摔在小院中间的那只大木盆中，脑袋顿时蒙了。

第二章 聪明猫

余老万回到旧雨客栈是午夜以后，他浑身每个毛孔都往外散发着酒气。这些年，他对酒早已习惯。归来的路上，尽管一步三摇，一摇三晃，但他还是准确无误地摸回到旧雨客栈。

晚上和他在一起吃酒的有芦庄子码头中局脚行把头袁八、日租界警察署保安课课长竹野虎雄、日租界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会长白井忠三及税务、食检方面的官员。余老万一个一个轮番给他们敬酒。天亮以后，他们对鸭梨要进行验看、评级、定税，待他交完税款和各项管理费后，才能让他卸车、装船。多交税还是少交税，全凭他们一句话。酒，是一定要陪着他们吃足的。

天津城里人人都知道余老万有无数棵梨树，现大总统袁世凯在天津驻蹕时，对余老万的鸭梨交口称赞。有一次突发兴致，竟带领随从，亲自赴七里海的余家梨园一逛。余老万这名字，还是袁世凯随口叫出来的呢。从那以后，那些差吏、地保等人，便隔三差五来此一游，什么人来了都要吃酒，每次都吃得醉醉的。离去时，总要带点鸭梨或梨膏糖什么的。

就是在这些迎来送往之中，余老万的吃酒功夫越练越深。他能一口气喝下三大碗酒，而后说小解。到了僻静处，将一根手指伸进舌后根，用力一压，将吃下的酒全都吐出来。抹抹嘴，回到桌上，接着和客人再干。

来到天津城，余老万每一年都要在码头上包几桌酒席，大多是在海河中的花船上。这些年下来，承做酒席的花船对他多已熟悉。每当秋后，一些鸨儿就翘首以待了。他来后，不但包精美的酒席，而且还包那

些从杭州、苏州、扬州北上的花枝招展的姑娘，供那些把头和税官、警察们尽情尽兴地玩乐。今年，余老万将要在此装运更多的鸭梨，自然是包了更精美的酒席，更俏丽的姑娘。

袁文会从梧桐树上掉下来时，响声惊动了回屋正在穿衣服的余欣怡和宛儿。

“谁？”

宛儿冲进院子里，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剪刀。

袁文会急忙翻过身，从木盆里爬起。

“宛儿姐姐，是我，是小会子呀！”说着，他跪了下来。

“怎么是你？”宛儿有些不信，不由地举着剪刀又靠近了一些。

“怎么不是我？宛儿姐姐你千万不要下手。”

宛儿看了看，果真是袁文会，不由地踢了他一脚：“你个小猪狗，怎么进来的？”宛儿抬头看了看很高的墙头，“是不是翻墙头的？”

“不是，不是！”

“不是？你肯定是趴在墙头上偷看，不小心掉下来了。”

“宛儿姐姐，你可不要冤枉好人。”

这时，余欣怡也出来了。

“你嘛时候爬上墙头的？”余欣怡异常恼怒，她担心自己的玉体被这小子偷看进眼里去了。

“求大小姐做主，我根本没有爬墙头，不信，你们看我这面前，没有一点墙灰。”

月光很亮，但照在人身上却朦朦胧胧的。宛儿走到袁文会面前，又踢了他一脚：“你起来，让姑奶奶看看。”

“到屋里来吧。”余欣怡说了一句，自己率先进屋。

袁文会跟着宛儿也进了屋。

这是起居间，卧房在里间。余欣怡在一张太师椅上坐下来，宛儿站在她的身旁。

袁文会进了屋，见两只大蜡烛熊熊地燃着，照得房屋通明，他的眼睛有些睁不开，连眨了十几下，才稳住。

这时，袁文会已平静下来，那对贼亮的大眼睛在余欣怡的身上上上下下扫着，仿佛剥去了她的层层衣衫，她又坐到了木盆边，一片丰腴。

“你怎么掉到院子里来的？”余欣怡见袁文会有些单薄而瘦弱，似乎是个发育并不完善的少年，心中坦然了许多。袁文会早已想好了对策，看了看余欣怡，又看了看宛儿，不慌不忙地说：“刚才，我在那边的熟食摊上买了一块牛肉，”他指了指与自己洗澡的相反方向，“拿到手里正要往嘴里送，突然一只大花猫跑过来，蹭的一跳，竟从我嘴边把肉给叼走了，你说气人不气人？”

“有这么聪明的一只猫？”余欣怡来了兴趣，她觉得自己养的那些猫全比不上这只猫，“叼了肉它怎么办的？”

“还能怎么办？它跑啦。我跟在后面猛追，好不容易追到这后面，却不见了。我仔细往四周看看，只见它正躲在大树下美滋滋地吃那牛肉呢。我小心地捡起一块碎砖头狠狠地砸了过去。”

“砸到了？”余欣怡十分紧张。

“砸到嘛呀？砸到树干了，砸下几片落叶。那猫回头看了看我，又把牛肉叼到了嘴上，一溜烟爬到树上去了。”

“哎呀，这只猫怎么这么聪明？我怎么没碰上呢？”余欣怡有些遗憾地说。

“我气得不行，也跟着它爬上了大树。那猫见我上来，又往旁边的树杈上跑，我顺着树杈去抓，才挪动几步，就掉了下来。我好半天都没起来，还以为摔死了呢。哪是嘛翻墙头，图谋不轨呢？”他看了看宛儿。

宛儿说：“谁相信你的鬼话？你不是翻墙头，定然是爬到树上偷看的，这会儿不小心才掉下来的。”

“宛儿姐姐，你千万不能这么冤枉好人啊！我真是为了抓那只猫，要它嘴里的肉。这肉我可是背着我爹买的。你千万不能说。为了我这张馋嘴，我爹也不知教训我多少回了。大小姐，你可怜可怜我，谁也别告诉。”袁文会说着弓下背，响亮地抽了自己三个耳光。

余欣怡被逗笑了。“你别抽了，我不会说的。以后得小心，为一块肉值得吗？万一摔个好坏，可不是闹着玩的。你拿一块银元给他，让他留着买肉吃。”

“小姐，你怎么信他的鬼话？”

“算了，宛儿，时候不早了，给他一块银元，送他走。”

“你记着，”余欣怡对袁文会说，“你要是再看见那只猫，设法把它抓住送给我，我会多多地赏银子给你的。”

“谢小姐，谢小姐。我一定要抓住那只猫送给你。”

宛儿已拿了一块银元过来，递给袁文会，没好气地说：“快滚吧。便宜了你小子！”

“谢大小姐，谢宛儿姐姐。”袁文会打躬不止，小心退了出来。

回到马厩里躺下，袁文会想想有些后怕，若是在余大小姐洗澡时掉下去，那余老万还不活剥了我？就这样，他也不踏实，余老万回来后，余大小姐要是告诉他，怎么办？尤其是那个讨厌的宛儿，光光的身子在月下不显山不露水，搓衣板一样，小嘴却着实厉害，小姐不说，她却有可能说。自己几句瞎白话，哄余大小姐容易，哄余老万就不那么容易了。

这样一想，袁文会有些后悔。当初要是在树上把衣服脱光，光着屁股跳下去，把余大小姐扑在水盆里，乘着慌乱干一通，生米做成熟饭，没准余老万就会认下他这个女婿呢。他要是不认，就是死，也值得了。可惜，机会错过了。

冷汗从脊梁沟里流了出来，袁文会小心地听起了外面的动静来。

如同是在炉火上烧烤一般难受，袁文会小心地听着，若是有余老万的叫骂声传来，他就夺门而逃，然后去浪迹天涯，再也不回七里海了。

后悔显然是没有用了。

袁文会把那件湿裤子拿了过来。那是他掉到木盆里时，被余欣怡的洗澡水弄湿的。他使劲地嗅嗅，那上面似乎有点淡淡的香味，似乎又有点淡淡的腥气，不用说，这都是余大小姐身上的气味，要是这气味能永远保留着就好了。他想着便坐起来，把湿裤子团成一团，用褂子包好，小心地放在了枕边。躺下后不久，他又觉得不妥，急忙起身，将那小心收起的裤子摊开，盖在自己的脸上。

余老万回到旧雨客栈时，袁文会已蒙眬入睡。但余老万的脚刚踏上庭院中的青石，袁文会就像兔子一样地醒来了。他在马厩里坐起，小

心地听外面的动静。庭院里飘过几声余老万的说话声，声调轻缓。不久，一切复又归于平静了。

第二天袁文会起得很迟，昨天夜里从树上掉下来，屁股触到水盆里，似乎没觉着痛，此时却隐隐作痛。他伸了伸腿，活动倒还自如，便起身帮着父兄喂马去了。

余老万早已出去。余欣怡和宛儿都没有告诉他昨夜袁文会从树上掉到澡盆里的事。她们怎么会告诉呢？余老万太忙，他还要到有关人员那里去逐一拜访，并按他们的权限大小和地位高低一一孝敬一份礼银。这些年来他一直这么做。只不过是这礼银的标准越来越高了。但他家的银元也越来越多，由他父亲时的几千棵梨树而到他变成几万棵梨树。这叫投入的多，产出的更多。

待今天把大菩萨小菩萨都拜完，该烧的香都烧到，明天就可以让方方面面验货，这以后的马车就源源不断地来了，脚夫们小心翼翼地把一筐一筐的梨卸下，装船，往南运了。年年都是这样，连袁文会都已把这程序记熟了。

喂完马，做完洒扫等杂事，袁文会揣上余欣怡给的银元，出了旧雨客栈的门。他要到街上耍耍。以前，每次来，他都要到街上耍耍，但那些时候他常常囊空如洗，从未像这次怀中揣着银元，而且是如花似玉的余大小姐给的。

袁文会来到三岔口西岸，这里有一座寺庙，叫天后宫，是天津最热闹的去处。

驻足天后的塑像前，袁文会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余欣怡那丰腴的身子，她要是端坐在上面，模样定然更动人。这一辈子，说嘛也得弄到余大小姐。

想到此，袁文会的心中热烈起来。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攥住那块银元，攥出汗水来，才使自己镇定住。

天后宫门前餐馆林立，阵阵肉香和酒香在空气里乱撞。袁文会随意跨入旁边的一家，伙计马上迎上来：“这位客官，你是一人独酌，还是宴请亲友？”

“就我一个人。”